

宋元通鑑

第壹冊

特279-276



41-279

.76

第千四百廿六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始



明薛應旂編集

第一帙自序表目錄
至宋紀三十二

宋元通鑑

東京 一書堂開鐫

宋元通鑑

明薛應旂編集

第一帙自序表目錄
至宋紀三十二

宋元通鑑

東京 一書堂開鐫

薛應旂編



特279
276

萬延元丰庚申小春開雕
元治紀元甲子歲一陽來
環之日刊畢版藏二書堂

宋元通鑑序

渡黃河舟中暑劇日夜披
讀讀宋史歎曰兵冗耳猶
無兵財講耳猶無財用人
襍耳猶無人聲容盛耳奚

宋元通鑑

序

古吳金鱗書

有聲容、議論煩耳、奚有議
論、大都宋之匪彝、天所醞
釀、宋之君子、亦天所拂亂、
從來剗構宏遠之主、開拓
萬古、而又生太宗、以竟一

代未了、其子孫特受成焉、
耳、幽燕大事、藝祖太宗兩
失之、於後人何尤、澶淵一
舉、自孤注之論出、而其君
膽落於過河、後世子孫、憚

虜若憚虎、非故用欽、若知
天雄軍、險謀不至此、否臧
勿用、君子監諸、噫過此以
往、予詳之簡端矣、可無覆
說、獨恨胡元姦竄、大統併

禮樂竊之、夫大聖大賢、封
謚戮辱、古今之奇痛也、宋
臣仕元、古今之大賊也、史
官有識者、宜盡削其文、請
黜從祀者、今大書特書、悉

仍舊史何憤憤歎予故嚴
討之至其慎紀災異及治
京東水利仍不廢採擇云
時
天啓丙寅秋七月既望

長洲陳仁錫書



夫歷朝千餘年

宋元通鑑序
公則帝四百餘年
昔者宋司馬君實作資治通鑑
以資其君之治其書起周威烈
王盡周世宗前後千餘年盛衰
治亂之迹其詳如指掌而義農

堯舜以來。所統御區域。易世革
命者。雖不勝枚舉。其君臨九有
者。皆在漢土人。未嘗有變為戎
狄者也。明薛應旂編宋元通鑑。
起宋太祖。盡元順帝。四百餘年。

宋亡而胡元代之。舉其堪輿。盡
為戎虜所蟠據。誠可慨也。明興
驅逐之漠北。後三百年。明衰滿
清乘之。亦奪其地。變其民為獮
貊。堯舜設教之地。再為戎虜腥

臙之區。是豈仁人志士之所忍
言哉。

天朝之氣。於外。三百五十年。斷
神明垂統。自太古傳於無窮。正
氣澎湃。盈溢於兩間。非夷狄邪

氣之所得瀆亂。固不可與漢土
動受外侮者。同日而語焉。而彼
亦堯舜德化所存。稱為華夏者。
孰料其竟變於胡俗。天地之間。
形勢萬變。每出意外。固有不可

得測者也。今西荒黠虜吞併諸國。勢燄逼人。橫倡邪教。蠱惑民心。以為傾奪國土之資。治國家者。不豫為之備。則焉保無有天地之變。出意外者。而殷鑒不遠。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雖絕海万里。用以為戒。亦豈有古今內外之異哉。余讀薛氏之篇。深有感於此。適書肆玉巖堂。翻刻此書。以播敷於世。來求序文。余廼書

所嘗論之概畧以與之。文久矣。

亥季夏常陸會澤安書。

余以癸亥之夏省鄉。玉巖生追至。乃携謁先生。先生欣然置酒。生以此序為請。既而先生罹病衰憊。日

甚。猶黽勉而脫稿。實即世之前三日也。即書其由以授生。嗚呼哀哉。門人甥寺門謹拜書。

石齋高豐珪書



宋元通鑑序。士大夫恩惠以養。嗚呼宋元之際。吾豈忍言之乎哉。謝疊山所謂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之大變也。今而攷之。不得不責備於賢者焉。蓋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而收其兵權。一時雖足。

宋元通鑑 序
以矯尾大之弊。然其立國素弱。加之太祖太宗不得志於大原幽薊。真宗澶淵之役。草草結局。括數十萬之金幣。奉無厭之戎虜。天下之財力於是乎屈。欲以圖長久。勢已難矣。所可恃者。祖宗以來仁恕爲政。禮義以待士大夫。恩惠以養黎

庶。迨至仁宗。恭儉惻怛。敬天重民。惡殘酷而尚寬厚。深仁渥澤。浹人肌骨。是以天下之人。自有不忍畔之心而已矣。後人宜益培養其所可恃者。而挽回其所難者。宋之君子乃不然。好持風裁。非無矯矯快人意之議。然動乏休休之量。僅有

一事輒議論沸騰。深詆力攻。及其
弊也。學分門戶。黨同伐異。苟同己
則狠若王安石。姦若秦檜。亦援而
進之。卒至小人乘釁而起。詆毀無
忌。殘酷爲能。使祖宗敦厚之風。剝
喪無餘焉。務言踐履。非無循循可
喜之行。然徒操潔己之義。而不慮

天下之勢。正心之疏。日上而於國
家。剝牀之患。則若不聞焉。甚則以
談經濟爲俗儒。忠若李綱。識若陳
亮。亦排之擠之。卒至權奸擅柄。關
茸備位。姑息爲政。弱者愈弱。使天
下之事不可復爲焉。於是乎九有
淪陷。乎羶腥者。幾百有餘年矣。其

宋元通鑑 序
間雖非無小康。戎虜之性。慘酷嗜
殺。人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焉。曩
使君子務存忠厚之心。取瑜匿瑕。
保護人材。同心協力。以濟國事。則
其所可恃者。得以培養。而其所難
者。或可挽回矣。然則道學之効。不
亦多乎。吁。無忌憚之小人。而亂天

下。固其常也。講道學之君子。而思
不及此。爲可惜焉。己。薛氏此編。頗
有意主張道學。而於天下之大勢。
則似有未詳者焉。然後之君子。因
以論其世。則亦萬世之龜鑑矣哉。
文久二年。歲在壬戌。夏五月中浣。
天山藤森大雅。撰於行德寓舍。

書估玉巖堂將重刻本編乞序於天山翁翁爲製此序屬余攻瑕玼余曰論不涉元是宋通鑑序耳翁首肯曰洵然吾且再思之既而病不起遺稿在余手玉巖請題諸卷首余拒以其未定稿不聽因謂荆山之璧雖不彫琢足以爲至寶而使其埋沒於荒谿深壑間頗有可惜者乃校訂付之

元治乙丑上元後三日夔江川田剛識

宋元通鑑序

旂少讀二十一史苦其浩瀚旣取荀悅袁宏前後漢紀范祖禹唐鑑歐陽修五代史讀之各成一書咸可法戒然會而觀之猶若未備及讀司馬光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先後貫穿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燦若指掌矣自宋以下雖有李燾之長編劉時舉陳桎之續編而紀載失次筆削未當仍爲缺典于時不自揆量妄意刪述以紹司馬氏之事而馳騫塲屋勉就聲律將作復止旣而奔走仕途每攜宋遼金元四史以行而簿書碌

錄竟未遑也。迺後視學浙中，校士之暇，雖嘗編次，未有專功。歲丙辰，自鄜延放歸，居閒無事，得以研精竭慮，熟復四史。於凡宋元名人文籍家記野史，罔不抉擿幽隱，究悉顛末，日夜手書，五六年間，積草綴稿，堆几盈篋。暮年衰力，旋覺倦勤，幾於棄置。值王兵使道行，朱郡守袵遣書史騰出，旂乃復爲刪潤，可疑可信，校計毫釐。如是者又四五年，乃始就緒。追惟司馬氏振古鉅儒，又助以劉恕、范祖禹、趙君錫之博雅，歷十九年，而其書始成。猶謂中間抵牾，不敢自保，矧旂孤陋獨學，無朋可以語此也。

須存此心
可語纂述

哉。但旂平生迂愚，不敢隨人談笑。蘇洵氏謂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而世儒相沿，動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不知道見於事，事寓乎道，經亦載事，史亦載道，要之不可以殊觀也。故旂於是編，凡有關於身心性命之微，禮樂刑政之大，姦良邪正之辨，治亂安危之機，災祥休咎之徵，可以爲法，可以爲戒者，皆直書備錄，其義自見。君臣士庶咸可鑒觀，隨其所居，各求盡分。匪直可以資治而已，至論其大可鑑戒者，則宋初立國，君子小人並用，而君子多至擯斥，小人多至顯融，迨建中靖康間，曾蔡之

宋元通鑑 卷序
徒更迭爲相，而南渡以後，則汪黃秦湯韓史賈諸人相繼擅權，內小人，外君子，遂致善類銷亡，而士人無賴。陳亮所謂舉國之人，皆風痺不知痛癢，竟忘君父之大讐，以是遼金雖滅，元遂起而乘之，而宋因以亡。王通氏有言曰：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噫！此元之所以有天下，而中國盡爲夷狄也。既而天心厭亂，篤生我太祖高皇帝，驅元漠北，復我中夏，然聖度涵宏，上契天心，下究時事，不以滅宋爲元忽必烈之罪，而曰天命真人於沙漠，即位之明年，遂詔修元史，仰

窺淵睿，豈但曰國可滅，史不可滅，亦以見元之亂華，皆本於宋之用匪其人所致，而千萬世之永鑑，莫有大於是也。故旂於宋元之際，益重有感焉。而參附遼金，以爲是編，誠有不能自己者矣。及觀元儒揭傒斯有言曰：修史在於得人，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旂俛思蚤歲涉獵子史，則溺意詞章，依傍經典，則高談性命，俱無裨實用。晚雖稍知反約，庶幾會歸于一，而不能附麗，未及一二見諸行事，竟惟沮尼，邇幸泰道旋復，優游於學稼，灌

宋元通鑑 卷之三
園之暇而無所用心，冉冉老矣，不忍以藐焉之身，終爲天地間之贅物，以負覆載生成之德。且回視宋元，世代不遠，人情物態，大都相類。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宋元固今之夏殷也。所宜爲監者，蓋莫切於此矣。是用黽勉，以畢初志。其於學問文章，知史事，雖未可妄議，而心術則不敢不正。但一得之愚，上下於宋元四百八十二年之間，成茲一百五十七卷之書，僭踰之罪，知不能免矣。倘假我數年，尚當再加參校，獻之闕下，以舒芹曝之忱。茲懼率易，姑以藏之家塾，未敢

上瀆也。

皇明嘉靖丙寅十二月朔旦，前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武進薛應旂序。

對五張翰書

皇朝嘉慶丙寅十二月既日前派兵封察同封學

上書

宋元通鑑義例

鑑者監也、備前代之善惡、為後世之法戒、故不曰史而曰鑑者、取斯義也、文障固非所論、然而文章亦自有不可廢者、昔人謂司馬遷作史記、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作漢書、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以是為固不如遷、愚則以為、遷固之優劣、蓋自有在、不在文之煩省間也、故今歷覽宋元之史、及諸名家紀錄、及詔令奏疏、議論啓劄、有可為世法戒者、直掇全文、多不裁減、恐其抑而不揚、則志意不舒、事體不悉、無以快心明目、不能使

宋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人感發懲創也。

昔人謂文有屬對平仄用事者皆不可施於史傳以爲如黛粉飾壯士、笙匏佐鼓聲、爲此言者、是蓋專意於爲文、而非有志於經世者也。君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不得已而爲文、無非爲經世而作也。藝文者、但曰古文、古文、不知文不經世、雖古何爲、譬諸火化、旣修何必茹毛飲血、禮樂旣制、何必儷皮土鼓、矧文至於宋、其施之郊廟朝廷、宣之華夷臣庶者、多爲四六之詞、亦其一代之典章也。雖司馬公不喜四六

亦未嘗沮朝廷不用、抑它人不爲、而歐蘇諸鉅公皆奉行如制、程朱諸大儒咸遵行之、若遂削而不書、務模倣以擬遷固之文、則非當時之實錄、而一代之制度文爲、亦何以考見也。愚於宋以後之文章、凡有關於世道、可以垂鑒後人者、多爲錄入、要諸實事、不在虛文也。

春秋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或生而書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論者以爲夫子之褒貶、於是焉在也。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其微詞變例、美惡不嫌同辭、則有非淺近之所能推測者、後人修

史輒從而擬之、不失之迂妄、則失之鄙陋、愚觀諸古、周公稱召公爲君奭、子思稱聖祖爲仲尼、左氏書孔丘卒、而不及其嘗爲司寇、則名字與官又曷足爲重輕哉、周濂溪曰、天地間至貴者人、人而至貴者以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名字固不暇論、若以官爵爲重輕、則賢人逸士之高尚其志而不事王侯者、反隨世就功名者之不若矣、故愚於是編、凡書卒者、其名字顯晦、悉據其平生而並注之、其所重輕、蓋自有在、要不在於官爵之有無崇卑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經史

非經史之
分乃子集
之始

一也、後世史官咸推遷固然、一則退處士而進奸雄、一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殆浸失古意、而經史始分矣、朱晦翁謂呂東萊好讀史、遂籠着眼、夫東萊之造詣、不敢妄議、若以經史分精粗、何乃謂精義入神之妙、不外於洒掃應對之間也、故愚于是編、理學政治論次舊聞、凡事關體要、言涉幾微者、並爲錄入、讀者當自得之、庶無伯恭之累也、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倣春秋左傳編年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雖一事而始末序書、先後不紊、蓋欲使後人考見時事、且以明實錄

也、後之纂修者、乃或合始末而併書之、此紀傳體、非編年例也。故予於紀事、仍序書於各年月日之下、唯於名臣碩士之卒、則合其平生而併書其大畧、其有年月不可考見者、則因事附書、固不沒其善、亦不掩微瑕、庶俾後人知所法戒也。

資治通鑑、多致詳於名臣碩輔之經國政事、而於儒學隱逸、或從節畧、愚於此則並著之、庶窮達出處、唯其道焉、皆可以爲後訓也。

君子小人大分自定、但人非聖人、則或不能每事盡善、故仲尼好惡必察、所以無誰毀誰譽、而春秋爲公是公非之書也、後之史官、於衆所好者、雖其事未必皆是、而輒爲附和、幾於佞史、於衆所惡者、雖其事未必皆非、而務爲排擯、幾於誹書、愚惟博綜並觀、據事直述、而善惡自不相掩、韓退之謂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可不畏哉。

道德功業、相爲體用、三綱五常、原於天而備於人、根於心而統於性情者、其道德也、體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生民、歸於皇極、發揮蘊奧、協於訓典者、其功業也用也、所謂體用一原者也、總名之曰道也、古之聖賢達而在上、則其道行、窮而在下、則其

道明君相師儒其究一也世降俗末偏蔽淺陋之徒各執已見依傍道德者則鄙功業爲庸俗馳騫功業者則斥道德爲玄虛持論相沿而道德功業岐而爲二甚至儒林道學宋史亦分爲兩傳矣不知儒非道學以何爲儒道學不謂之儒又以何者謂之儒哉宋初未有道學之名范希文在仁宗時以學職屬孫明復以中庸授張子厚於是徂徠有石守道蘇湖有胡翼之各以其學教弟子迨後周程繼起師友漸涵而道學日盛寔自希文倡之論者徒以希文功業之盛遂不得與道學並列夫謂

道學不必功業則可謂功業非道學則不可若謂功業非道學則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夷夔伊傅周召之爲相皆不得謂之道學乎故愚於是編致詳於道學而凡有功業文章者雖其學有精粗純駁之不同亦並著於篇以爲經世者之法不敢不謂之學也

范淳夫作唐鑑每條輒爲論斷程伊川常置之几案蓋善之也竊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必皆自己出故於是編唯紀述當時言動不敢爲一人一家之見間或畧附數言亦采

宋元通鑑 卷之五
公論、非臆說也。

科目以得人爲先、某科得某人、則書之、或於其卒年書之、若無名世之士、則科目固在所畧也。

君子道其常、變異在所不論、此固夫子不語怪之義也、論者謂左氏失之誣、以其有黃熊臺駘杜回伯有之類耳、但陰陽錯陳、常變間值、而氛祲妖異、世或有之、夫子不語、恐滋衆惑、而垂之紀載、亦示人以修揀修禳之道、故愚於此類、不敢盡削也。

天下之道、固一而無二、而精粗本末、則不可偏廢、自夫朱陸之辨興、而左朱右陸者、但知六經爲我注脚、而不究其義、矧於史學、又何庸心、其或折衷於二者之間、則亦謂讀經足矣、史固在所後也、明道程先生、亦以謝上蔡爲玩物喪志、此其言蓋爲博而寡要者發也、未必謂屏經史而不讀也、邇者乃或妄意神化、束書不觀、事至於前、不學無術、多至謬誤、而君子之經綸隳矣、君子之經世、譬諸醫者之治病、經則其素難也、史則其方書也、雖軒岐和扁、亦不能外是理以生人、而業其術者、顧棄置之、縱自謂妙悟神解、其有不至於誤劑殺人者、幾希、愚之此編、欲後人監前人之轍迹、以爲法戒、而不

宋元通鑑 卷六
至於失身敗事、要亦陸宣公集古方書之意也。但宋以來修日曆者、惟據諸司之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甚至蔡卞蔡京之屬、亦濫竽史職、愛憎狗意、變易是非、朱子之在當時、固已病之、矧於數百年之後、能盡得其實哉。夫亦博采舊聞、參攷衆論、傳信傳疑、而不任己見、庶幾其得之矣。

元史備一代之始末、於其太祖太宗定宗憲宗、悉爲帝紀、蓋紀傳之體也。若通鑑編年、則宋祚一日未亡、當爲一日正統、故於世祖十七年混一天下、始爲元紀、自茲以前、則附於宋年號之下、此續綱目

之義例、蓋甚當也。丘文莊世史正綱、分書年號、此固內夏外夷之義、但宋祚旣亡、而世祖偃然帝中國、南北盡屬其疆理、此亦氣數之一大變、而天寔命之、王宋二公纂修元史、悉大書年號、蓋不沒其實、亦紀異也。况我

太祖高皇帝、明言天命真人於沙漠、宸衷睿旨、豈無謂哉。故愚於此、不敢自用、唯於順帝至正十二年、我

太祖起兵之後、則始以元主書之、以見天命之有歸、而元主至是不當稱帝矣。

宋元通鑑義例

大綱以真之好問故以天主善之良與天命之符... 宋元通鑑義例

宋元通鑑目錄

宋紀 凡一百二十九卷

第一卷

太祖一

建隆元年

周恭帝宗

二年

三年

第二卷

太祖二

乾德元年

二年 太平三年

四年

第三卷

太祖三

開寶元年

二年 遼景宗賢保寧元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第四卷

太祖四

開寶八年

九年 十月以後太宗太平興國元年

第五卷

太宗一

太平興國二年

三年 四年 遼乾亨元年

五年 遼乾亨二年

六年 遼乾亨三年

七年 遼乾亨四年

八年 契丹聖宗隆緒統和元年

第六卷

太宗二

雍熙元年

契丹統和二年 二年 契丹統和三年

三年

契丹統和四年 四年 契丹統和五年

第七卷

太宗三

端拱元年

契丹統和六年 二年 契丹統和七年

第八卷

太宗四

淳化元年

契丹統和八年

二年

契丹統和九年

三年

契丹統和十年

四年

契丹統和十一年

五年

契丹統和十二年

第九卷

太宗五

至道元年

契丹統和十三年

二年

契丹統和十四年

三年

契丹統和十五年

第十卷

真宗一

咸平元年

契丹統和十六年

二年

契丹統和十七年

三年

契丹統和十八年

第十一卷

真宗二

咸平四年

契丹統和十九年

五年

契丹統和二十年

六年

契丹統和二十一年

第十二卷

真宗三

景德元年

契丹統和二十二年

二年

契丹統和二十三年

三年

契丹統和二十四年

四年

契丹統和二十五年

第十三卷

真宗四

大中祥符元年 契丹統和二十六年

景祐二年 契丹統和二十七年 三年 契丹統和二十八年

真宗三四年 契丹統和二十九年

第十四卷

真宗五

大中祥符五年 契丹開泰元年

真宗二六年 契丹開泰二年 七年 契丹開泰三年

真宗一八年 契丹開泰四年 九年 契丹開泰五年

第十五卷

真宗六

天禧元年 契丹開泰六年 二年 契丹開泰七年

三年 契丹開泰八年 四年 契丹開泰九年

乾興元年 契丹開泰十年

第十六卷

仁宗一

天聖元年 契丹太平三年 二年 契丹太平四年

三年 契丹太平五年 四年 契丹太平六年

五年 契丹太平七年 六年 契丹太平八年

七年 契丹太平九年 八年 契丹太平十年

九年 契丹太平

第十七卷

仁宗二

明道元年

契丹重熙元年

二年

契丹重熙二年

第十八卷

仁宗三

景祐元年

契丹重熙三年

二年

契丹重熙四年

三年

契丹重熙五年

第十九卷

仁宗四

寶元元年

契丹重熙七年夏元昊天授延祚元年

二年

契丹重熙八年

康定元年

契丹重熙九年

第二十卷

仁宗五

慶曆元年

契丹重熙十年

二年

契丹重熙十一年

第二十一卷

仁宗六

慶曆三年

契丹重熙十二年

第二十二卷

仁宗七

慶曆四年契丹重熙十三年 五年契丹重熙十四年

第二十三卷

仁宗八

慶曆六年契丹重熙十五年 七年契丹重熙十六年

八年契丹重熙十七年

第二十四卷

仁宗九

皇祐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 二年契丹重熙十九年

二年契丹重熙十九年 二年契丹重熙十九年

第二十五卷

仁宗十

皇祐三年契丹重熙二十年 四年契丹重熙二十一年

五年契丹重熙二十二年 五年契丹重熙二十二年

第二十六卷

仁宗十一

至和元年契丹重熙二十三年 二年契丹道宗洪基清寧元年

第二十七卷

仁宗十二

嘉祐元年契丹清寧二年 二年契丹清寧三年

三年契丹清寧四年 四年契丹清寧五年

第二十八卷

仁宗十三

嘉祐五年

契丹清寧六年

六年

契丹清寧七年

七年

契丹清寧八年

八年

契丹清寧九年夏拱化元年

第二十九卷

英宗一

治平元年

契丹清寧十年

二年

契丹咸雍元年

第三十卷

英宗二

治平三年

遼咸雍二年

四年

遼咸雍三年

第三十一卷

神宗一

熙寧元年

遼咸雍四年

二年

遼咸雍五年夏秉常乾道元年

第三十二卷

神宗二

熙寧三年

遼咸雍六年

第三十三卷

神宗三

熙寧四年

遼咸雍七年夏天賜國慶元年

第三十四卷

神宗四

熙寧五年

遼咸雍八年

六年

遼咸雍九年

第三十五卷

神宗五

熙寧七年

遼咸雍十年

八年

遼大康元年

第三十六卷

神宗六

熙寧九年

遼大康二年
夏大安元年

十年

遼大康三年

第三十七卷

神宗七

元豐元年

遼大康四年

二年

遼大康五年

三年

遼大康六年

第三十八卷

神宗八

元豐四年

遼大康七年

五年

遼大康八年

六年

遼大康九年

第三十九卷

神宗九

元豐七年

遼大康十年

八年

遼太安元年

第四十卷

哲宗一

元祐元年

遼太安二年夏
天安禮定元年

第四十一卷

哲宗二

元祐二年

遼大安三年夏
順天儀治平元年夏
三年
遼大安四年

第四十二卷

哲宗三

元祐四年

遼大安五年

五年

遼大安六年

六年

遼大安七年夏
天祐民安元年

第四十三卷

哲宗四

元祐七年

遼大安八年

八年

遼大安九年

第四十四卷

哲宗五

紹聖元年

遼大安十年

二年

遼壽隆元年

第四十五卷

哲宗六

紹聖三年

遼壽隆二年

四年

遼壽隆三年

第四十六卷

哲宗七

宋元通鑑 目錄
元符元年 遼壽隆四年 二年 遼壽隆五年 夏永安元年

第四十六卷 遼壽隆六年

第四十七卷

徽宗六

第四十八卷 遼天祚延禧元年 乾統元年

第四十九卷

徽宗三

崇寧元年 遼乾統二年 二年 遼乾統三年 夏貞觀元年

第五十卷

徽宗三

崇寧三年 遼乾統四年 四年 遼乾統五年

第五十一卷 遼乾統六年

第五十卷

徽宗四

大觀元年 遼乾統七年 二年 遼乾統八年

第五十二卷

徽宗五

大觀三年 遼乾統九年 四年 遼乾統十年

第五十三卷

徽宗六

政和元年 遼天慶元年 二年 遼天慶二年

第五十二卷 遼天慶三年 四年 遼天慶四年

第五十三卷 遼天慶四年 四年 遼天慶四年

徽宗七

政和五年 遼天慶五年 金太祖完顏旻收國元年 夏雍寧元年

第五十四卷 遼天慶六年 金收國二年 七年 遼天慶七年 金天輔元年

第五十五卷

徽宗八

重和元年 遼天慶八年 金天輔二年

宣和元年 遼天慶九年 金天輔三年

第五十六卷 遼天慶十年 金天輔四年 夏元德元年

第五十五卷

徽宗九

宣和三年 遼保大元年 金天輔五年 四年 遼保大二年 金天輔六年

第五十六卷

徽宗十

宣和五年 遼保大三年 金天輔七年 八月太宗晟天會元年

第六卷 遼保大四年 金天會二年

第五十七卷

徽宗十一

宣和七年 遼保大五年
金天會三年

第五十八卷

欽宗一 六年

靖康元年 金天會四年

第五十九卷

欽宗二 六年

靖康二年四月止 金天會五年

第六十卷

高宗一 六年

建炎元年 金天會五年西遼康國元年夏正德元年

第六十一卷

高宗二 六年

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

第六十二卷

高宗三 六年

建炎三年正月至六月 金天會七年

第六十三卷

高宗四 六年

建炎三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六十四卷

高宗五

建炎四年

金天會八年

第六十五卷

高宗六

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

第六十六卷

高宗七

紹興二年

金天會十年

第六十七卷

高宗八

紹興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

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

第六十八卷

高宗九

紹興五年

金亶仍稱天會十三年夏大德元年

第六十九卷

高宗十

紹興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西遼感天后蕭氏咸清元年

第七十卷

高宗十一

紹興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

第七十一卷

高宗十二

紹興八年 金天眷元年

第七十二卷

高宗十三

紹興九年 金天眷二年

第七十三卷

高宗十四

紹興十年 金天眷三年

第七十四卷

高宗十五

紹興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

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西遼仁宗夷列紹興元年

第七十五卷

高宗十六

紹興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 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夏人慶元年

十五年 金皇統五年

第七十六卷

高宗十七

紹興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 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

十八年 金皇統八年

十九年 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
主亮天德元年夏天盛元年

二十年 金天德二年 二十一年 金天德三年

二十二年 金天德四年 二十三年 金貞元元年

第七十七卷

高宗十八

紹興二十四年 金貞元二年西遼承天
后耶律氏崇福元年

二十五年 金貞元三年 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第七十八卷

高宗十九

紹興二十七年 金正隆二年 二十八年 金正隆三年

二十九年 金正隆四年 三十年 金正隆五年

第七十九卷

高宗二十

紹興三十一年 金正隆六年十月
世宗雍大定元年

第八十卷

高宗二十一

紹興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

第八十一卷

孝宗一

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

第八十二卷

孝宗二

隆興二年 金大定四年

第八十三卷

孝宗三

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 二年 金大定六年

三年 金大定七年

四年 金大定八年西遼主耶律直魯古天禧元年

五年 金大定九年

第八十四卷

孝宗四

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七年 金大定十一年夏軋祐元年

八年 金大定十二年 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

第八十五卷

孝宗五

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二年 金大定十五年

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 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

第八十六卷

孝宗六

淳熙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

第八十七卷

孝宗七

淳熙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七年 金大定二十年

淳熙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 九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

第八十八卷

孝宗八

淳熙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 十一年 金大定二十四年

淳熙十二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 十三年 金大定二十六年

第八十九卷

孝宗九

淳熙十四年 金大定二十七年 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

淳熙十六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

第九十卷

光宗一

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二年 二年 金明昌二年

紹熙三年 金明昌三年 四年 金明昌四年

第九十一卷

光宗二

紹熙五年 金明昌五年 夏 桓宗純祐天慶元年

第九十二卷

寧宗一

慶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 二年 金承安元年

第九十三卷

寧宗二

慶元三年 金承安二年 四年 金承安三年

五年 金承安四年 六年 金承安五年

第九十四卷

寧宗三

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二年 金泰和二年

三年 金泰和三年 四年 金泰和四年

第九十五卷

寧宗四

開禧元年 金泰和五年

二年 金泰和六年 夏安金應天元年 蒙古太祖元年

第九十六卷

寧宗五

開禧三年 金泰和七年 蒙古太祖二年

第九十七卷

寧宗六

嘉定元年

金泰和八年蒙
古太祖三年

二年

金主永濟大安元
年蒙古太祖四年

三年

金大安二年夏皇建
元年蒙古太祖五年

第九十八卷

寧宗七

嘉定四年

金大安三年夏遵頊光
定元年蒙古太祖六年

五年

金崇寧元年蒙
古太祖七年

六年

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珣
貞祐元年蒙古太祖八年

第九十九卷

寧宗八

嘉定七年

金貞祐二年蒙
古太祖九年

八年

金貞祐三年蒙
古太祖十年

九年

金貞祐四年蒙
古太祖十一年

第一百卷

寧宗九

嘉定十年

金興定元年蒙
古太祖十二年

十一年

金興定二年蒙
古太祖十三年

十二年

金興定三年蒙
古太祖十四年

第一百一卷

寧宗十

嘉定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

十四年 金興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

第一百二卷

寧宗十一

嘉定十五年 金元光元年蒙古太祖十七年

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蒙古太祖十八年

十七年 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

第一百三卷

理宗一

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二年蒙古太祖二十年

第一百四卷

理宗二

寶慶二年 金正大三三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

三年 金正大四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

第一百五卷

理宗三

紹定元年 金正大五年 二年 金正大六年蒙古太祖元年

三年 金正大七年蒙古太祖二年

第一百六卷

理宗四

宋元通鑑 目錄 三

第一百七卷

紹定四年 金正天八年 蒙古太宗三年

理宗五

紹定五年 金天興元年 蒙古太宗四年

第一百八卷

理宗六

紹定六年 金天興二年 蒙古太宗五年

第一百九卷

理宗七

端平元年 金天興二年末 帝承麟元年 蒙古太宗六年

第一百十卷

理宗八

端平二年 蒙古太宗七年 三年 蒙古太宗八年

第一百十一卷

理宗九

嘉熙元年 蒙古太宗九年 二年 蒙古太宗十年

第一百十二卷

理宗十

淳祐元年 蒙古太宗十三年 二年 三年

宋元通鑑 目錄 三

第一百十三卷

理宗十一

淳祐四年

五年

第一百十四卷

理宗十二

淳祐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一年

十二年

第一百十五卷

理宗十三

寶祐元年

二年

三年

第一百十六卷

理宗十四

寶祐四年

五年

六年

第一百十七卷

理宗十五

開慶元年

第一百十八卷

理宗十六

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中統元年

第一百十九卷

理宗十七

景定二年 蒙古中統二年 三年 蒙古中統三年

第一百二十卷

理宗十八

景定四年 蒙古中統四年 五年 蒙古至元元年

第一百二十一卷

度宗

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二年 蒙古至元三年

第一百二十二卷

度宗二

咸淳三年 蒙古至元四年 四年 蒙古至元五年

五年 蒙古至元六年

第一百二十三卷

度宗三

咸淳六年 蒙古至元七年 七年 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曰元

八年 元至元九年

第一百二十四卷

度宗四

咸淳九年

元至元十年

十年

元至元十一年

第一百二十五卷

帝昞一

德祐元年

元至元十二年

第一百二十六卷

帝昞二

德祐二年

五月以後端宗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

第一百二十七卷

端宗

景炎二年

元至元十四年

三年

五月帝昞祥興元年元至元十五年

第一百二十八卷

帝昞

祥興二年

元至元十六年

元紀

第一百二十九卷

世祖

至元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第一百三十卷

世祖

至元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第一百三十三卷

世祖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至元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第一百三十二卷

世祖四

至元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第一百三十三卷

世祖五

至元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第一百三十四卷

成宗一

元貞元年 二年

大德元年 二年

第一百三十五卷

成宗二十八卷

大德三年 四年 五年

成宗四六年

第一百三十六卷

成宗三

大德七年

八年

九年

第一百三十七卷

成宗四

大德十年

十一年

第一百三十八卷

武宗一

至大元年

二年

第一百三十九卷

武宗二

至大三年

四年

第一百四十卷

仁宗一

皇慶元年

二年

延祐元年

二年

第一百四十一卷

仁宗二

延祐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第一百四十二卷

英宗一

至治元年

二年

三年

第一百四十三卷

泰定帝一

泰定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第一百四十四卷

泰定帝二

致和元年

九月文宗圖帖睦爾即位改天曆元年

第一百四十五卷

明宗一

天曆二年

正月丙戌明宗即位木及改元八月庚寅暴崩巳亥文宗復即位

第一百四十六卷

文宗一

至順元年

二年

三年

第一百四十七卷

順帝一

元統元年

二年

至元元年

二年

第一百四十八卷

順帝二

至元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宋元通鑑 目錄
第一百四十九卷

順帝三

第一至正元年

二年

三年

第二至正四年

五年

六年

第一百五十卷

順帝四

第一至正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第一百五十一卷

順帝五

第一至正十一年

十二年

第一百五十二卷

順帝六

第一至正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第一百五十三卷

順帝七

第一至正十六年

十七年

第一百五十四卷

順帝八

第一至正十八年

十九年

第一百五十五卷

順帝九

至正二十年

二十一年

順帝八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第一百五十六卷

順帝十六年

十七年

至正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第一百五十七卷

順帝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宋元通鑑目錄

畢

卷

至正二十七年

戊申年

宋元通鑑卷第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

起庚申至壬戌凡三年

太祖一

建隆元年

周恭帝宗訓元年周亡蜀主孟昶廣政二十三年南漢主劉鋹大寶三年北漢孝和

帝劉鈞天會五年南唐元宗李景十八年新大國一舊小國四凡五國吳越荆南湖南凡三鎮春正月

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帝匡胤涿郡人四世祖

眺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

生弘殷周檢校司徒馬軍都指揮使弘殷娶杜氏生

太祖

匡胤於洛陽夾馬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非常人學騎射輒出人上漢初漫遊無所遇舍襄陽僧寺有老僧善術數顧曰吾厚贖汝北往則有遇矣會周祖以樞密使征李守真應募居帳下廣順初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荐立大[功]人[望]歸之詳見司馬光通鑑周世宗紀中世宗嘗於文書篋中得木牌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永德周懿親有功世宗疑之乃命匡胤代之及周恭帝宗訓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

功望

密有推戴之意顯德六年冬十一月鎮定二州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月辛丑朔遣匡胤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都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發汴京軍校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歿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第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

李處耘

匡宗

趙普
郭延贊
石守信
王審琦

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起。諸將校已露刃列于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天子。」匡胤未及對，即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掖之乘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我有號令，若輩能從我乎？」皆應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即孥戮。汝皆載拜肅隊以行。」乙巳至汴，自仁和門入。先遣楚

溥質以為
倉卒而諸
將已預構

楚昭輔
潘美

周韓通

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斥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惶遽而歸，謀帥眾禦之。軍校王彥昇追逐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殺。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乃退居公署。將士擁宰相范質等至質，以義讓。匡胤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骨肉未寒，而太尉若此，奈先帝何？」匡胤流涕曰：「吾受先帝厚恩，違負天地，一旦至此，君其謂我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

通鑑卷一 宋紀
必得天子質知勢不可遏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禪位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當事太后如母養少主如子無負先帝舊恩匡胤揮涕許諾然後召文武百官至晡時班定翰林承旨陶穀袖中出周主禪詔曰天生烝民樹之司牧二帝惟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畧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歌獄訟歸于

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宣徽使引匡胤北面拜受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易號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建隆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遂定有天下之號曰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鎮中外百官加恩進爵有差初唐末隱士陳搏字圖南有經世之才在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厭五代之亂入武當山修神僊導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百日不起後隱于華山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則頓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荅常隨任俠百餘人往

假借

獎節

來出入嵩華關洛間至是方乘驢遊華陰市人相語曰趙點檢作天子搏曰天下自此定矣戊申贈周韓通為中書令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應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振迹戎伍委質前朝彰灼茂功踐更勇爵夙定交於霸府遂接武於和門艱險共嘗情好尤篤朕以三靈睠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將加殊寵倉惶遇害良用憮然可贈中書令以禮收葬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貫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辛亥

周義

高懷德

張令鐸

張光翰

趙彥徽

慕容延釗

韓令坤

符彥卿

論翊戴功加周義為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高懷德為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張令鐸為殿前都虞候王審琦為右廂都虞候張光翰為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有差以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都指揮使乙卯遣使分賑諸州己未以生日為長春節癸亥以周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雄武軍節

王景
李彞典
高保融

議祀

通鑑卷一
宋紀
度使王景定難軍節度使李彞典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及凡領節鎮者進爵有差已巳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請依隋唐以來立四親廟從之復詔議追尊四代號謚於是判太常寺竇儼上議尊高祖眇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妣崔曰文懿皇后曾祖珽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妣桑曰惠明皇后祖敬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妣劉曰簡穆皇后考弘殷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帝御崇元殿備禮冊命奉安神主于廟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是月

宋重奠道學之始

此月增置學舍祠宇明年十月方視學見續編

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視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二月乙亥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曰匡胤光義光美匡贊匡濟匡贊早卒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

宋旌廉之始

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帝嘗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貲產，真宰相也。是日以周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質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魏仁浦樞密使吳廷祚並依前加官有差。仁浦既相，僕射陶穀自言出於魏氏，遂拜仁浦為舅。每見仁浦，輒望塵下拜，其便佞如此。丙戌，長春節，賜羣臣衣各一襲。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

較質溥一流耳

大臣坐謀

劄子

科舉

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庚寅，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自是歲貢舉。三月乙巳，改天下郡縣之犯御名廟諱者。丙辰，南唐主李景吳越王錢俶遣使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即位。壬戌，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遷周六廟于洛陽。廟成，遣官奉神主居之，仍命郭玘以時饗祀。南漢主劉鋹殺其弟桂王璇興，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鋹除去諸王，鋹以為然，遂殺璇興。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夏四月癸酉，判太常竇儼上二舞十二樂曲名樂章。

定樂

周李筠

乙酉幸玉津園遣使分詣京城門賜饑民粥丙戌浚
 蔡河癸巳周昭義軍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即位時
 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
 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
 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誅
 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
 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遣歸
 謂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
 獨不能小讓我和守節歸以白筠筠遂令幕府為檄
 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

北漢主豈
堪同事筠

智短矣
周閻丘仲
卿

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
 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
 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
 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聲大義于天下計之上也
 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于太平驛言
 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說
 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
 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眾南
 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
 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擊之仍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

廟弄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五月己亥朔日食。以弟光美爲嘉州防禦使。庚子遣慕容延釗王全斌將兵出東道與石守信會擊李筠。癸卯石守信敗李筠于長平。丁巳詔親征李筠。以吳廷祚留守上都。弟光義爲大內都點檢。命韓令坤屯兵河陽。己未帝發京師帥大衆前進。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丁卯李筠率衆迎戰。石守信高懷德大破之。擒其將范守圖。殺北漢盧贊及援兵之降者數千人。筠走保澤州。帝命列柵圍之。六月辛未帝命將馬全義

親征李筠

吳廷祚

馬全義

周衛融

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歿。獲衛融。融謂帝曰。犬吠非其主。汝宜速殺我。我決不爲汝用。帝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乙酉帝進伐上黨。時筠子守節守之。丁亥守節以城降。赦之。以爲單州團練使。帝遂如潞州。秋七月戊申帝自潞州還。以大梁爲東京。洛陽爲西京。選諸州兵入衛。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

李守節

入衛

通鑑卷一
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矣
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
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
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皆趙普之謀也以趙普爲樞
密副使初周世宗之世帝帥師入滁得判官趙普與
語大悅會獲盜百餘帝將盡殺之普請先訊鞫然後
決所活者什七八帝大奇其才畱置左右普幽州薊
人也乙丑南唐進白金賀平澤潞又進乘輿御服物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勛權知軍府請命于帝
授以節度使以竇儀爲工部尚書罷學士兼判大理

弱

定刑

郭玘

李繼勳

荆罕儒

北漢郝貴
超

周李重進

翟守珣

寺奉詔重定刑統爲三十卷八月辛未遣郭玘饗
周廟壬午以光義領泰寧軍節度殿前都虞候甲申
立琅琊郡夫人王氏爲皇后九月癸卯三佛齊遣
使貢方物壬寅昭義節度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
獲甚衆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爲北漢大
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帝痛惜之斬其部將
不用命者二十餘人已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據
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
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
不自安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

通鑑卷一

宋紀太祖一

附

陳思誨

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入朝，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以聞，帝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僦等分道擊之。趙普勸帝親征。冬十月丁亥，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揚州圍城。方重進之起兵也，有二子為宿衛，帝夜召面語之曰：而父

宋僦

親征李重進

赦錫子守節官重進二子皆有君人之度

何苦為此。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乘傳往曉之。吾不殺汝也。二子伏泣遂往。至則重進方坐轅門，與諸軍議事，忽見二子，且聞帝語，皆相顧大駭。士卒驚疑不測，而有向背之意。俄而宋師歷境，城將陷，左右欲殺陳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

史臣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

習戰艦

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矣。

李重進既平，帝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鑿鎮。南唐主李景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南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景聞之，益懼。帝命斬著于下蜀市，配良隸廬州牙校。景稍安。十二月丁亥，帝還汴，授吳越錢俶天下兵馬大元帥，俶自帝受命，貢奉有加常數。辛卯，唐泉州節度使留從效入貢稱藩。契丹兀律殺其叔父李胡，李胡子宋王喜隱輕慆無恆謀，反事覺，辭連李胡，遂死于獄。尋追謚曰章肅皇帝。

度田

二年五國鎮春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

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

義倉

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遣使賜錢俶戰馬二百，羊五千，橐駝三

王著

十。二月癸酉，有司奏進士合格者十一人。中書舍人王著知貢舉。時亳州獻紫芝，鄆州獲白兔，隴州貢黃鸚鵡，著獻頌，因以規諫。帝嘉其意，下詔褒之。遣使

恤民

監輸民租。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溢。

符彥卿不終

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帝聞之即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己卯賜符彥卿粟初唐主李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原多故盧文進李金全皇甫暉之徒皆奔于景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覷中原之志自周世宗平淮甸寢以衰弱帝既平揚州雖戮其亡叛景終不自寧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帝遣通事舍人王守正持詔撫之三月丙申內酒坊火酒工乘火爲盜者五十人擒斬三十八人餘以宰臣諫獲免

王守正

以后疾赦

酒坊使左承規副使田處巖以酒工爲盜坐弃市閏月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延釗自真定來朝韓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夏四月癸巳朔日食壬寅詔郡國置前代帝王賢臣陵冢戶五月癸亥朔以皇太后疾赦雜犯死罪以下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后疾帝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

遺命果真
何不謂告
於廷而藏
於宮人之
手摠之趙
普不終

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帝
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
普即榻前為約誓書于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
命謹密宮人掌之遂崩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
石守信等典禁兵初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
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為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
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
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
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普從容論
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

宋建國之
弱本此

姓十二君僭竊相踵朱全忠以宣武軍節度使起李
克用以河東節度使起石敬瑭自保義軍節度使篡
唐劉知遠自忠武節度使篡晉郭威自天雄軍節度
使篡漢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
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
之福也節鎮太重唯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曰
卿勿復言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
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
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
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七
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遇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昏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歿而肉骨也。明日皆

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趙彥徽爲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壬申，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

李漢超改過

用人

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
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
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
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八月甲辰、南唐主李
景卒、其臣桂陽郡公徐邈奉遺表來上、帝輟朝五日、
遣鞍轡庫使梁義弔祭、贈賻絹三千匹、景子煜時留
建康、遂即位、又遣戶部尚書馮謐貢金器二千兩、銀
器二萬兩、紗羅繒彩三萬匹、且奉父遺表、願追尊帝
號、陳紹襲之意曰、臣本於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
心疎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游、思追巢許

南唐李煜

誇而失體

之餘塵、遠慕夷齊之高義、繼傾懇悃、上告先君、固匪
虛詞、人多知者、徒以伯仲繼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
克習義方、旣長且嫡、俾司國事、遠易年華、及乎暫赴
豫章、留居建業、正儲副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弗克堪、
常深自勵、不謂掩丁艱、遂玷纘承、因顧肯堂、不敢
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
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從冀、將從內禪、已決宿
心、而世宗敦勸旣深、議言因息、及陛下顯膺帝籙、彌
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照、則臣向於脫屣、亦匪邀
名、旣嗣宗祊、敢忘負荷、唯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稍

通鑑卷一
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於祖、禍實當受、譴於神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燾、况陛下懷柔義廣、煦嫗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遠憑帝力、下撫舊邦、克獲晏安、得從康泰、然所慮者、吳越國鄰於敝土、近似溪讐、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即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免結釁嫌、撓干旒宸、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搆異端、潛行詭道、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安危懇、帝許之、優詔答焉、煜乃謚景為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己酉、執易定

樂繼能李
懷節弭變

節度使孫行友、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益盛、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兵、將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事、帝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友倉惶聽命、既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錮私第、辛亥、女真入貢、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彊、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于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

籍于契丹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庚申周世宗實錄成九月壬戌朔南唐遣使進金銀繒綵戊子帝遣使南唐賻祭冬十月丙午葬明獻杜太后于安陵癸巳南唐遣其臣韓熙載田霖來會太后葬丙申帝遣樞密承旨王仁瞻送南唐禮物十一月甲子太后祔廟癸酉沙州入貢沙州本漢燉煌故地唐末以張義潮爲瓜沙節度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義金卒子元忠繼有其地周授歸義軍節度使至是入貢十二月壬申回鶻可汗景

史

瓊遣使獻方物

三年唐後主李煜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甲戌帝既廣汴城且

韓重贊

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贊董其役營繕既畢帝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詔郡國長吏勸民播種二月甲午詔自今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章無以觸諱爲懼巳亥詔曰王者禁人爲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耻格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

起居轉對
不時上章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賊滿五貫足陌者死壬午帝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何如左右不知所對甲寅北漢侵潞晉守將擊走之三月戊午朔賈霜殺桑已巳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詔申律文諭郡國自今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禁民火葬以薛居正為樞密直學士權知貢舉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為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

薛居正

衆翦滅羣寇擒賊帥汪端詰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夏四月乙未延州大雨雪丙申寧州大雨雪壬午丹州雪二尺是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夜召與燕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而洪進自為副使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帝嘗注于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

趙贊

注帥
姚內斌
董遵誨
馮繼業

馬仁瑀
賀惟忠
何繼筠
郭進
武守琪
李謙溥

聶崇義

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隸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徵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太常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

議禘祫

先是周世宗時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上言其畧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

議郊廟祭
玉
禮器禮圖

尹拙

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
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
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世宗詔參定郊廟祭玉
崇義因考正三禮至是表上之帝覽而嘉之詔曰禮
器禮圖相承傳用寢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
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
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
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
善為商確五月乙亥開太行運路詔增修大內時
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

實儀

帝按視見之怒問所由司天以其書對帝曰東家之
西即西家之東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不能
答於是即日泣撤一新之尹拙駁正三禮爭禮聶崇義復
引經釋之下禮部尚書竇儀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
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寢遠圖
繪缺然踳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
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
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
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
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

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
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
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
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
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
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
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
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
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修撰其
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

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
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
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
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
違錯正刪爲二卷其阮士信即諶也如梁正之言可
知諶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
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
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
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
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

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說安得便入周圖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

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亦爲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邊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郊奠而手秉尺二之圭裸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

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維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鬻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鬻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

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太祀前日光祿卿省視鬻鑊伏請圖鑊於鬻下詔從之六月壬子蕃部尚波于等爭採造務以兵犯渭北知秦州高防擊走之乙卯黃陂縣有象自南來食稼詔南唐主李煜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鬪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其大慶更以買宴爲名別獻珍玩秋七月庚申南唐遣其臣翟如璧貢金銀錦綺千萬

高防

貢獻太濫

高錫
宋禁貪之
始

壬戌放南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八月乙未用知制誥高錫言諸行賂獲薦者許告許錫又上言請問法書十條以代試判詔今後應求仕及選人並試判三道仍復書判拔萃科。九月壬申修武成王廟高錫上封事議武成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內王僧辨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秘書郎梁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驚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大勲蟠天極地外則

梁周翰

淮夷構難內則管蔡流言寔尾跋胡垂至顛頓偃禾什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爲非也孔子聖人也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遲去魯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爲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爲難其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乎爲武之宗覲張國威

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修，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况於曩日不乏通賢，疑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別立否臧，以羔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爲虜；韓信、彭越，悉菹醢而受誅；白起則錫劍杜郵，伍員則浮尸江滢，左車亦僨軍之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苴則僨卒齊庭，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謗，亞夫則歿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剄，竇嬰樹

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寄，馬援歿於蠻徼，還尸闕遣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儔，事偏方之主，王景畧之輩，佐閏位之君，關羽則爲仇國所禽，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况其功業穹隆，名稱烜赫，樵夫牧稚，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異代之疵，投袂忿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時。况復陛下，方厲軍威，將遏亂略，講求兵法，締構武祠，蓋所以勸激戎臣。

通鑑卷一
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貌，僅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見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惑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者亦能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廷議其長，不報。冬十月辛丑，以趙普爲樞密使，吳廷祚罷，以普代之。遷故主周鄭王宗訓于房州。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保權年十一矣。十一月壬午，賜南唐建隆四年曆。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嗣。繼冲，保融子也。十二月甲辰，衡州刺史張文表襲潭州。據之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

內兇狠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于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求援于宋。蜀主以用度不足，始鑄鐵錢，禁境內用鐵。凡器用須鐵爲之者，置塲摧之，以專其利。又遣使督諸路累年逋負租稅，龍

蜀田淳

游令田淳上疏言擾民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直蜀主不能用淳好談治亂大畧屢陳朝政闕失嘗言王昭遠伊審微韓保正不可當大任或勸以遜詞取貴仕淳曰大丈夫豈能附狗鼠求進哉南漢內侍監許彥真既讒殺尚書右丞鍾允章威權與龔澄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以李托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托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邦政皆稟托而後行

南漢鍾允章

宋元通鑑卷第一

終